

警

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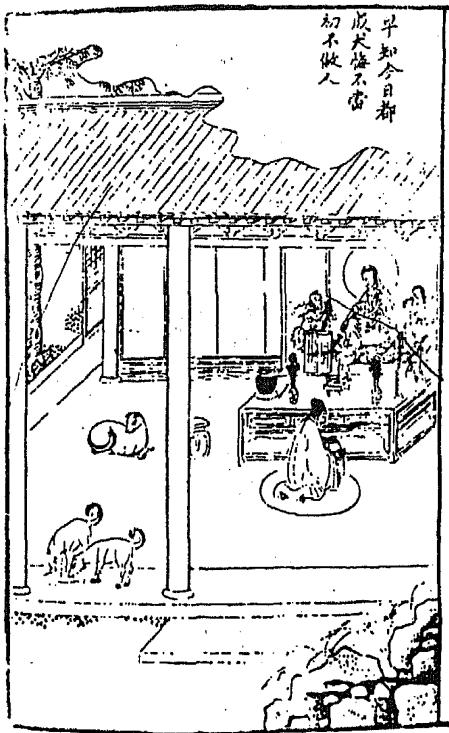
通

言

試湖當今  
有力若回  
意此在切  
自入



早知今日都  
成犬豕不雷  
初不做人



第二十五卷

桂員外途窮懣悔

交遊誰似古人情

春夢秋雲未可憑

溝壑不援徒汎愛

寒暄有問但虛名

陳雷義重踰膠漆

管鮑貧交托死生

此道今人棄如土

歲寒惟有竹松盟

話說元朝大順年間江南蘇州府吳趨坊有一長者  
姓施名濟字近仁其父施鑑字公明為人謹厚志誠  
治家勤儉不肯妄費一錢生施濟時年已五十餘矣  
鑑晚歲得子愛惜如金年八歲送與里中支學究先

生館中讀書先生見他聰秀與己子支德年齒相方  
遂令同卓而坐那時館中學生雖多長幼不一偏他  
兩箇聰明好學文藝日進後支學究得病而亡施濟  
稟知父親邀支德館於家彼此切磋甚相契愛未  
幾同遊庠序齊赴科場又家得第爲官施家屢試不  
捷乃散財結客周貧恤寡欲以豪俠成名於世父親  
慮其是箇本分財主惜費如金的見兒子揮金不吝  
未免心疼惟恐他將家財散盡去後蕭索乃密將黃  
白之物埋藏於地窖中如此數處不使人知待等天  
年纔授與兒子從來財主家往往有此正是

常將有日思無日

莫待無時思有時

那施公平昔若是常患頭疼腹瀉三好兩歡的到老  
來也自判箇死日就是平昔開沒病臨老來伏床半  
月或十日兒子朝夕在面前奉侍湯藥那地窖中的  
話兒却也說了只爲他年已九十有餘兀自精神健  
旺飲食兼入步履如飛不匝一夕五更睡去就不醒  
了雖喚做吉祥而逝却不曾有片言遺囑常言談得  
好

三寸氣在千般用

一日無常萬事休

那施濟是有志學好的人少不得殄殮祭葬務從其

厚其時施濟年踰四十尚未生子三年孝滿妻嚴氏  
勸令置妾施濟不從發心持誦白衣觀音經并刊本  
布施許願生子之日捨三百金修葺殿宇則年之後  
嚴氏得孕果生一男三朝剃頭夫妻說起還願之事  
遂取名施還到彌月做了湯餅會施濟對渾家說收  
拾了三百兩銀子來到虎丘山水月觀音殿上燒香  
禮拜正欲喚主僧囑托修殿之事忽聞下面有人哭  
泣之聲仔細聽之其聲甚慘慮濟下殿危到千人石  
上觀看只見一人坐在劍池邊望着池水嗚咽不止  
上前看時認得其人姓桂名富五幼年間一條街上

是任曾同在支先生館中讀書不一年，桂家父母移  
居，曾口以任耕種，桂生就出學去了。後來也曾相會  
幾次，有十餘年不相聞了。何期今日得遇，施公哭了  
一罵，喚起，相見，問其緣故，桂生只是墮淚，口不能言。  
施公心懷不忍，一手挽住，拉到觀音殿上來，問道：桂  
兄有何傷痛，倘然見教，小弟或可分憂。桂富五初時  
不肯說，被再三盤詰，只得吐實道：某祖遺有屋一所，  
田百畝，自耕自食，儘可糊口，不幸感於人言，謂農夫  
利薄，商賈利厚，將海產抵借李平章府中木銀三百  
兩，販紗段往蘇京，豈料連寒時乘，連禿幾遍，木料俱



見在功德  
展九終殿

或入良非  
共入

耗宦家索債如狼似虎利上盤利將田房家私盡數  
估計一妻二子亦爲其所有尚然未足要逼某投官  
親戚賄補某情極夜間逃出思量無路欲投淵水中  
自盡是以悲泣耳施公惻然道吾兄勿憂吾適帶修  
殿銀三百兩在此且移以相贖使君大妻父子團圓  
何如汪生驚道足下莫非戲言乎施公大笑道君非  
有求於我何戲之有我與君交雖不深然幼年曾有  
同慮之雅况見天下風俗惡薄見朋友患難虛言撫  
慰曾無一毫實惠之加甚則而是背非幸灾樂禍此  
吾平時所深恨者况君今日之禍波及妻子吾向苦

無子、今生子、僅彌月、祈佛保佑、願其長成、若有子而  
棄之、他人玷辱門風、吾何忍見之、吾之此言、實出肺  
臆、遂開篋取銀三百兩、雙手遞與桂生、桂生還不敢  
便接、說道、足下旣念舊情、肯相周濟、願留借券、倘有  
好日、定當報補、施公道、吾憐君而相贈、豈望報乎、君  
可速歸、恐尊嫂懸懸而望也、桂生喜出望外、做夢也  
不想到此、接銀在手、不覺屈膝下拜、施濟慌忙扶起  
桂生、垂淚道、某一家骨肉、皆足下所再造、雖重生父  
母、不及此恩、三日後、定當踵門叩謝、又向觀音大士  
前、磕頭、說、某受施君活命之恩、今生倘不得補

答來生亦作犬馬相報歡歡喜喜的下山去了後人有詩贊施君之德

誼高矜厄且憐貧

三百朱提賤似塵

試問當今有力者

同憫誰念切時人

施公對主僧說道帶來修殿的銀了別有急用那去來日奉補主僧道遲一日不妨事施濟回家將此事述與嚴氏知道嚴氏亦不以爲惟次日另添銀三百兩差人送去水月觀音殿完了願心到第三日桂生領了十二歲的長兒桂高親自到門拜謝施濟見了他父子一處愈加歡喜殷勤接待酒食留款從容問

其償債之事。桂生答道。自家恩人所賜。已足奉報。其  
乘將利盤算。田產盡數收去。止落得一家骨肉完聚  
耳。說罷。淚如雨下。施濟道。君家至親數口。今後如何  
活計。桂生道。身居口食。一無所賴。家世衣冠。羞在故  
鄉。出醜。只得往他方外郡。備工趁食。施公道。為人須  
爲徹。芥門外。吾有桑棗園一所。茆屋數間。園邊有田  
十畝。勤於樹藝。儘可度日。倘足下不嫌淡泊。就此暫  
過幾時。何如。桂生道。若得如此。免作他鄉餓鬼。只是  
前施未報。又叨恩賜。深有奉安。某有二子。長年十二  
次。年十一。但憑所愛。留一個服侍恩人。少盡犬馬之

意。譬如服役於豪宦也。施公道：吾既與君爲友，君之子，即吾之子。豈有此理？當喚小廝取皇曆看個吉日，教他入宅。一面差人分付看園的老僕，教他打掃房屋，潔淨。至期交割與桂家管業。桂生命兒子拜謝了恩人。桂高朝上磕頭。施公要還禮，却被桂生扶住，只得受了。桂生連唱了七八箇喏，千恩萬謝，同兒子相別而去。到移居之日，施家又送些糕米錢帛之類，分明是

從空伸出拿雲手

提起天羅地網人

過了數日，桂生備了四個盒子，無非是時新菜品，肥

河生信  
文林下

鷓鴣教渾家孫大嫂乘轎親到施家稱謝嚴氏備飯留款那孫大嫂能言快語譏諛面諛嚴氏初相會便說得着與他如姊妹一般更有一件奇事連施家未週歲的小官人一見了孫大嫂也自歡喜就賴在身上要他抱大嫂道不瞞姆姆說奴家見有身孕抱不得小官人原來有這箇俗忌大凡懷胎的抱了孩子家那孩子就壞了脾胃要出青糞謂之受記直到產後方痊嚴氏道不知嬌嬌且喜幾個月了大娘道五個足月了嚴氏把十指一輪道去年十二月內受胎的今年九月間該產嬌嬌有過了兩位令郎了若

今番生下女兒，奴與姆姆結個兒女親家。大嫂道：多承姆姆不棄，只怕板高不來。當日說話，直到晚方別。大嫂回家，將嚴氏所言，述了一遍。丈夫聽了，各各歡喜，只願生下女兒，結得此姻。一生有靠，光陰似箭，不覺九月初旬，孫大嫂果然產下一女。施家又遣人送些米嚴氏，又差女使去問安。其時只當親眷往來，情好甚密。這話鬧過不題，却說桑柘園中有銀杏一棵，大數十圍，相傳有福德五聖之神，棲止其上。園丁每年臘月初一日，於樹下燒紙錢奠酒，柱生曉得有這舊規，也是他命運合當發跡。其年正當燒紙，忽見有

白老鼠一個遶樹走了一遍，逕鑽在樹底下去，不見了。桂生看時，只見樹根浮起處有個盞大的窟穴，那白老鼠兀自在穴邊張望。桂生說與渾家，莫見這老鼠是神道現靈。孫大嫂道：「烏瘦毛長，人貧就智短了，常聽人說金蛇是金，白鼠是銀，却没有神道變鼠的話。或者樹下窖得有錢財，皇天可憐見我夫妻貧苦，故教白鼠出現，也不見得你明日可往晉門童瞎子家起一當家宅課，看財爻發動也不。」桂生平日慣聽老婆舌的，明日起早，真個到童瞎子舖中起課，斷得有十分財采，夫妻商量停當，買豬頭祭獻，焚神，更



人靜兩口兒兩把鋤頭照樹根下竅穴開將下去約  
有三尺深發起小方磚一塊磚下磁罈三個罈口鋪  
着米都爛了，撥開米下邊都是白物原來銀子埋在  
土中得了米，便不欠，夫妻二人叫聲慚愧四隻手將  
銀子搬盡，不動那磁罈，依舊蓋磚掩土，二人回到房  
中看那東西約一千五百金，桂生等計要將三百兩  
還施氏所贈之數餘下的將來營運孫大嫂道却使  
不得桂生問道爲何孫大嫂道施氏知我赤貧來此  
倘問這三百金從何而得反生疑心若知是銀杏樹  
下掘得的原是他園中之物祖上所遺憑他說三千

昔日後  
能與  
爲不  
知

回千你那裏分辨和盤托出還只嫌少不惟不見我  
們好心反成不美桂生道若依賢妻所見如何你大  
嫂道這十餘日幾株桑棗了不得你我終身之事幸  
天賜藏金何不於他鄉私下置些產業慢慢地脫身  
去自做個財主那時報他之德彼此見好桂生道有  
賢婦人勝如男子你說的是我有這房親族在會稽  
地方向因家貧久不來往今携千金而去料不慢我  
我在彼處置辦良田美產每歲往收花利盤放幾年  
怕不依箇大大財主商量已定到來春推說浙中訪  
親私自置下田產托人收放每年去算帳一次回時

小意天情  
心人堪作  
野上

舊衣舊裝，不露出有錢的本相。如此五年，桂生在紹興府會稽縣已做箇大家事，住房都買下了，只曉得施家不知。忽一日，兩家兒女同時出痘，施濟請醫看了自家兒子，就教去看桂家女兒。此時只當是媳婦一般，大幸痘都好了。里中有個李老兒，號稱醫者，素在施家來往，遂邀親隣，賺錢與施公把盞賀喜。桂生亦與席施濟，又題起親事。李梅軒自請爲媒，衆人都玉成其美。桂生心下也情愿回家，與渾家孫大嫂的並大嫂道：自古說，慈不掌兵，義不掌財。施生雖是好人，却是爲仁不富，家事也漸漸消乏，不如前了。我的

人家都做在會稽地面到彼禁個高門這些田也  
有個依靠桂生道賢妻說得是只是他一團夫意將  
何推托大嫂道你只推門裏前薄琴陪不起就是倘  
若他定要做親只說兒女年幼等他長大行聘未遲  
古人說得好人心不足蛇吞象當初貧困之日低門  
扳高求之不得如今掘藏發跡了反嫌好道歉起來

只因上岸身安穩 忘却從前落水時

施濟是箇正直之人只道他真箇謙遜並不疑有他  
故在蔣光陰又過了三年施濟忽遭一疾醫治不痊  
嗚呼哀哉了殯殮之事不必細說桂富五的酒家揀

叔丈夫乘此機會早爲脫身之計乃具隻鷄斗酒夫婦齊往施家弔奠恠生拜奠過了先回孫大嫂留身向嚴氏道拙夫向蒙恩人收拔朝夕感念犬馬之報尚未少申今恩人身故愚夫婦何敢久占府上之田廬寧可轉徙他方別圖生計今日就來告別嚴氏道嬌嬌何出此言先夫雖則去世奴家亦可做主孤苦中正要嬌嬌時常伴話何忍舍我而去大嫂道奴家也合不得妍姸但非親非故自古寡婦田房被人議論日後郎君長大少不得要吐還的不如早達時務善始善終全了恩人生前一段美意嚴氏苦留不住

各各流淚而別。桂遷挈家搬往會稽居住。恍似開籠放鳥，一去不回。再說施家自從施濟存日，好施樂善。囊中已空虛了，又經這番喪中之費，不免欠下些債。真那嚴氏又是賢德有餘，才幹不足的，守着數歲的孤兒，撐持不定，把田產逐漸棄了，不勾五六年，資財罄盡，不能度日。童僕俱已逃散。常言吉人天相，絕處逢生，恰好遇一個人從任所回來，那人姓支，名德，從小與施濟同窗讀書，一舉成名，別歷外任，官至四川路叅政。此時元順帝至正年間，小人用事，朝政日紊，支德不願爲官，致政而歸。聞施濟故後，家日貧落，心

小人進日  
前守信  
大理

其不忍，特地登門叩首，孤子施還出迎。年甫垂髫，進退有禮。支翁問曾聘婦否，施還答言：先人薄業已罄，老母甘旨尚缺，何暇及此？支翁潛然淚下，道：令先公愛人之憂樂人之樂，此天地間有數好人。天理若不泯，子孫必然昌盛。某忝在憲誼，因久宦遠方，不能分憂共患，乃令先公之罪人也。某有愛女一十三歲，與賢姪年頗相宜，欲遣媒妁與令堂夫人議姻，萬望先為道達，是必勿拒。施還拜謝，口稱不敢。次日，支翁差家人持金錢幣帛之禮，同媒人往聘。施氏子為養婿，張氏感其美意，只得依允。施還擇日過門，拜岳父岳母。

玆就留在館中讀書延明師以教之又念想母氏  
在家薪水不給捱柴逆米每十日令其子歸省一次  
原氏母子感恩非淺後人評論世俗倚富欺貧已定  
下婚猶有圖賴者况以宦家之愛女下贅貧友之  
孤兒支翁真盛德之人也這纔是

錢財如糞土

仁義值千金

說那支翁雖然屢任立意做清官的所以宦囊甚薄  
又添了女壻一家供給力量甚是勉強偶有人來說  
及桂富五在榮棗園搬去會稽縣造化發財良田美  
宅何止萬貫如今改名桂遷外人皆稱為桂員外支



翁是曉得前因的聽得此言遂向女婿說知當初桂

富五受你家恩惠不一而足別的不算只替他償債  
一主就是三百兩如今他發跡之日不來看顏你一  
定不知你家落薄如此賢婿若往會稽投遞他必然  
厚贈此乃分內之財諒他家也巴不得你去的可與  
親母計議施還回家對母親說了嚴氏道若桂家果  
然發跡必不負我但當初你尚年幼。印中間許多  
情節他的渾家孫大娘與我有姊妹情。我與你同  
去倘男子漢出外去了我就好到他內。說話施還  
回來了支翁以盤費相贈又作書與桂選自叙回窓

之誼囑他看顧施氏母子二人當下買舟遷往紹興  
會稽縣來問桂遷員外家居何處有人指引道在西  
門城內大街上第一帶高樓房就是施還就西門外  
下個飯店次日嚴氏留止店中施還寫個通家晚輩  
的名刺帶了支公的書信進城到桂遷家來門景甚  
是整齊但見

門樓高聳屋宇軒昂花木點綴庭中桌椅擺列堂  
上一條甬道花磚砌三尺高階琢石成蒼頭出入  
無非是管屋管田小戶登門不過是還租還債系  
棗園中掘藏客會稽縣裏起家人

施小官人見桂家門庭赫奕，心中私喜這番投人投得着了。守門的問了來歷，收了書帖，引到儀門之外。一座照廳內坐下，廳內扁額題知稼堂二字，乃名人楊鐵崖之筆，名帖傳進許久，不見動靜。伺候約有兩個時辰，只聽得儀門開嚮履聲，問閣從中堂而出。施還料道必是主人，乃重整衣冠，鵠立於檻外。良久不見出來，施還引領於儀門內窺覷，只見桂遷東指西畫，服立於中庭，從者千餘人環侍左右。桂遷東指西畫處分家事，童僕去了一輩，又來一輩，也有領差的，也有回話的，說一個不了，紉莫又有一個時辰，童僕方

散管門的稟復有客候見。員外問道：「在那裏？」答言：「在照廳。」桂遷不說，請進。一步步踱出儀門，遲到照廳來。施還鞠躬出迎，作揖過了。桂遷把眼一瞧，故意問道：「足下何人？」施還道：「小子長洲施還，號近仁的，就是先父。」因與老叔昔年有通家之好，久疎問候，特來奉謝。請老叔上坐，小姪有一拜。桂遷也不叙寒溫，連聲道：「不消，不消。」看坐，喚茶已畢，就分付小童留飯。施還却又暗暗歡喜，施還開口道：「家母候老姪，毋萬福。」見在旅舍，先遣小子通知，論起昔日受知深處，就該說。既然老夫人在此，請到舍中與拙荆相會。桂遷口中唯

唯全不招架，少僮童子報午飯已備，桂生就教擺在  
照廳內，只一張卓子，却是上下兩卓，頃飯施還謙讓，  
不肯上坐，把椅拖在傍邊，桂遷也不來安正，桂遷問  
道：舍人青年幾何，施還答道：昔老叔去蘇之時，不肖  
年方八歲，承垂吊賜，奠家母至今，感激今奉別，又已  
六年，不肖門戶貧落，老叔福祿日臻，盛衰懸絕，使人  
欣羨不已，桂遷但首肯不答一詞，酒至三巡，施還道：  
不肖量窄，况家母見在旅舍，懸望不敢多飲，桂遷又  
不招架，道既然少飲，快取飯來喫，飯已畢，並不題起  
昔日交情，亦不問及家常之事，施還忍不住了，只得

一連  
日連一連  
金推開

微露其意道不肖幼時侍坐於先君之側嘗聞先君  
君說生平窻友只有老叔親密此時就說老叔後來  
决然大發的家舅亦常稱老婦賢德有仁有義幸  
而先年老叔在敝園暫居之時寒家並不曾怠慢不  
然今日亦無顏至此桂遷低眉握手默然不答施遷  
又道昔日虎丘水月觀音殿與先君相會之事想老  
叔也還記得桂遷恐怕又說慌忙道足下來意我已  
悉知不必多言恐他人聞之爲吾之羞也說罷先立  
起身來施遷只得告辭道暫別台顏來日再來奉候  
桂遷送至門外舉手而退正是

別人求我三春雨

我去求人六月霜

話分兩頭，却說嚴氏在旅店中，懸懸而待。道桂家必  
然遣人迎我，惟其來遲，倚閭而望，只見小舍人快快  
回來，備述相見時的態度，言語嚴氏不覺雙淚交流。  
罵道：桂富五，你不記得跳劍池的時節麼？正要數一  
數二，的叫罵出來，小舍人急忙勸住道：今日求人，之  
際，且莫說盡情話。他既知我母子的來意，必然有箇  
處法。當初曾在觀音面前設誓，大馬相報，判不食言。  
管發兒明日再往，看他如何。嚴氏嘆口氣，只得含忍  
過了一夜。次日，施還起早，便往柝家門首候見。誰知

發之惡  
如也  
石感

桂選自見了施小官人之後却也腹中打  
他母子回去其奈孫大嫂立意阻撓道接人娶一世  
惟人只一次攬了這野火上門他喫了甜頭只管思  
想惜草留根到是個月月紅了就是他當初有些好  
處到我他是一樂行善若干人沾了他的恩惠不獨  
我們一家千人喫藥靠着一人還錢我們當恁般時  
氣若是有大理時似恁地做好人的千年發跡萬年  
財主不到這個地位了如今的世界還是硬心腸的  
得便宜賄人不留連自家都窮了桂選道賢妻說得  
是只是他母子來一場又有同憲支老先的書如何



扶持的也  
只如此

打發他動身。孫大嫂道：「支家的書，不知是真是假。當初在姑蘇時，不見有甚麼支鄉宦扶持了我。如今却來通書，他既然憐貧恤寡，何不俱已財。這樣書一萬封也休作准。你去分付門上，如今這窮鬼來時，不要招接他。等得興盡心灰，多少賣發些盤費，着他回去。頭醋不酸，二醋不辣，沒什麼想頭。下次再不來纏了。只一套話說得桂選。」

惡心孔再透一個窟窿。

黑肚腸重打三重跣。

施選在門上候了多時，守門的推三阻四，不肯與心。

轉達再催促他時佯佯的走開去了。那小官人且羞且怒，揜衣露臂，面赤高聲發作道：「我施某也不是無因至此的，行得春風情，望夏雨當初我們做財主時，節也有人求我來，却不曾恁般怠慢人，罵猶未絕，只見一位郎君衣冠齊整自外而入，問罵者何人，施還認不得那位郎君，整衣向前道：「姑蘇施某言未畢，那郎君慌忙作揖道：「原來是故人，別來已久，各不相識矣。昨家君備述足下來意，正在措置，足下遽發大怒，何性急如此。今亦不難當，即與家君說知，來日便有設處，施還方知那郎君就是桂家長子林高，見他說

前子約其  
共舍身又  
始其子都  
只爲求八  
之難訂休  
到於

話入耳，自悔失言，方欲再訴衷曲。那郎君不別竟自  
進門去了。施還見其無禮，忿氣愈加，又指望他來日  
設處，只得含淚而歸。詳細述於母親嚴氏。嚴氏復勸  
道：「我母子數百里投人，分宜謙下，常將和氣爲先，勿  
騁銳氣，致觸其怒。到次早，嚴氏又叮囑道：「此去若要  
謙和，也不可過有所求，只還得原借三百金回家也。  
好過日施還領了母親教訓，再到桂家，鞠躬屏氣，立  
於門首，只見童僕出入自如。昨日守門的已不見了。  
小舍人站了半日，只得扯着一個年長的僕者問道：  
小生姑蘇施還求見員外兩日了，煩通報一聲。那僕

者道員外宿酒未醒此時正睡夢哩施還道不敢求  
見員外只求大官人一見足矣小生今日不是自來  
的是大官人昨日面約來的僕者道大官人今早五  
鼓駕船往東庄催租去了施還道二官人也罷僕者  
道二官人在學堂攻書不管閒事的那僕者一頭說  
一頭就有人喚他說話忙忙的奔去了施還此時怒  
氣填胸一點無明火按納不住又想小人之言不可  
計較家主未必如此只得又忍氣而待須臾之間只  
見儀門大開桂遷在庭前乘馬而出施還迎住馬頭  
鞠躬致敬遜慢不爲禮以鞭指道你遠來扣投我又

不曾擔閣你半月十日如何便使性氣惡言辱罵木  
欲從厚今不能矣回願僕者將拜匣內大銀二錠打  
發施生去罷又道這二錠銀子也念你先人之面以  
你少年狂妄休想分文資發如今有了盤纏可速回  
去施還再要開口桂遷馬上揚鞭如飛去了正是

蝮蛇口中草

蠍子尾後針

兩般猶未毒

最毒負心人

那兩錠銀子只有二十兩重論起少年性子不希罕  
就撒在地下去了。一來主人已去。二來只有來的使  
費沒有去的盤纏。沒奈何含着兩眼珠淚回店對娘

此情  
更妙

說了，母子二人看了這兩錠銀子，放聲大哭。店家王婆見哭得悲切，問其緣故。嚴氏從頭至尾泣訴了一遍。王婆道：老安人且省愁煩，老身與孫大娘相熟時，常進去的那大娘最和氣，會接待人。他們男子漢辜恩負義，婦道家怎曉得？既然老安人與大娘如此情厚，待老身去與老安人傳信，說老安人在小店中，他必然相請。嚴氏收淚而謝。又次日，王婆當一節好事，送桂家去報與孫大嫂知。孫大嫂道：王婆休聽他話。當先我員外生意不濟時，果然曾借過他些小東西，本利都清還了，他自不會作家，把個大家事費盡了。

却來這里打秋風我員外好意款待他一席飯送他二十兩銀子是念他日前相處之情別個也不能勾如此他倒說我欠下他債負永遠還王婆如今我也莫說有欠無欠只問他把借契出來看有一百還一百有一千還一千王婆道大娘說得是王婆即忙轉身孫大嫂又喚轉來叫養娘封一兩銀子又取帕子一方道這些微之物你與我送施家姍姍表我的私德教他下次切不可再來恐怕怠慢了傷了情分王婆聽了這話到疑心嚴老安人不是回家去說孫大嫂千好萬好教老身寄禮物與老安人又道若有舊欠

未清教老安人將借契送去，照契本利不缺分毫。嚴氏說當初原沒有契書，那王婆看這三百兩銀子，山高海濶，怎麼肯信？母子二人恓惶了一夜，天明弄了店錢，起身回姑蘇來，正是

人無喜事精神減

運倒窮時落窶多

嚴氏爲桂家嘔氣，又路上往來受了勞碌，歸家一病。三月，施還尋醫問卜，諸般不效，亡之命矣。夫衣衾棺槨一事不辦，只得將祖房絕賣與本縣牛公子管業。那牛公子的父親牛萬戶，久在李平章門下用事，說事過錢起家，百萬公子倚勢欺人，無所不至。他門下



又有個用事的，叫做郭刁兒，專一替他察訪孤兒寡婦，便宜田產半價收買。施還年幼，岳丈支公雖則鄉紳，是個厚德長者，自己家事不屑照管，怎管得女婿之事。施小舍人急於求售，落其圈套，房產值數千金，郭刁兒於中謗估，止值四百金，以百金壓契，餘候出房後方交。施還想營葬遷居，其實甚多百金，不能濟事。再三請益，只許加四十金，還勉支葬事。丘地已成，所餘無幾，尋房子不來，牛公子雪片差人催促出屋。支翁看不過意，親往謁牛公子，要與女婿說個方便。跑去數次，並不接見。支翁道：等他回拜時，講牛公子

却蹈襲個陽貨拜孔子之法，嚙亡而往。支翁回家，連忙又去，仍回不在家了。支翁大怒，與女婿說道：「那些市井之輩，不通情理，莫去求他。賢婿且就甥館權住幾時，待尋得房子時，從容議遷，便了。」施還從岳父之言，要將家私什物權移到支家，先拆卸祖父卧房裝櫥，往支處修理。於乃祖房內天花板上得一小匣，重重封固，還開看之，別無他物，只有帳簿一本，內開某處埋銀若干，某處若干，如此數處，未寫九十翁公明親筆，還喜甚。納諸袖中，分付衆人，且莫拆動。即請支翁家商議。支翁看了帳簿，道：「既如此，不必遷居了。」乃

隨婿到彼先發卽房檻下左柱礫邊簿上載內藏銀二千兩果然不謬遂將銀一百四十兩與牛公子贖房公子執定前言勒措不許支翁遍求公子親戚往說方便公子索要加倍度施家沒有銀子誰知藏銀充然一天平兌足二百八十兩公子沒理得講只得收了銀子推說文契偶尋不出再過一日送還哄得施還轉背卽將悔產事訟於本府幸本府陳太守正直無私素知牛公子之爲人又得支鄉宦替女婿分懇明白斷令回贖原價一百四十兩外加契面銀一十四兩其餘一百廿六兩追出助修學宮交契追還

施小官人郭才兒坐教唆問杖牛公子羞變成怒寫家書一封差家人往京師捏造施家三世惡孽教父親討李平章關節囑托地方上司官訪拏施還出氣誰知人謀雖巧天理難容正是

下水拖人他未溺

逆風點火白先燒

那時元順帝失政紅巾賊起大肆劫掠朝廷命樞密使咬咬征討李平章私受紅巾賊賄賂主張招安事與坐同逆繫獄窮治黨與牛萬戶係首名該全家抄當頃刻有詔書下來家人得了這個凶信連夜奔回說了牛公子驚慌收拾細軟家私帶妻攜妾往海上

遊難遇叛寇方國珍遊兵奪其妻妾金帛公子乃下  
亡身此乃作惡之報也却說施還自發了藏鏗贖產  
安居照帳簿以次發掘不爽分毫得財鉅萬只有內  
開桑棗園銀杏樹下埋藏一千五百兩止剩得三個  
空鏗只道神物化去付之度外亦不疑桂生之事自  
此通贖田產又得支翁代爲經理重爲富室直待服  
闋成親不在話下再說桂員外在會稽爲財主因田  
多役重官府生事侵漁甚以爲苦近隣有尤生號尤  
滑稽價忒京師包攬事幹出入貴人門下員外一日  
與他商反此事尤生道何不入稟買官一則冠蓋榮

身二則官戶免役兩得其便員外道不知所費幾何  
杖老兄幹旋則個尤生道此事吾所熟爲吳中許萬  
戶衛千兵都是我替他幹的見今贖金衣紫食祿千  
石兄若要時敢不効勞多不過三千少則二千足  
矣桂生惑於其言隨將白金五十兩付與尤生安家  
又收拾三千餘金擇日同尤生赴京一路上尤生將  
甜言美語哄誘桂生桂生深信與之結爲兄弟一到  
京師將三千金唾手付之恣其所用

只要烏紗上頂

那領白鏢空囊

約過了半年尤生來稱賀道恭喜吾兄旦夕爲貴人

矣。但時宰貪甚，凡百費十倍昔年，三千不勾，必得五千金方可成事。桂選已費了三千金，只恐前功盡棄。遂托尤生在勢要家借銀二千兩，留下一半以一千付尤生使用。又過了兩三個月，忽有隸卒四人傳命新任親軍指使老爺請員外講話。桂選疑是堂官之流，問指使老爺何姓，隸卒道：「到彼便知，今不可說。」桂選急整衣冠，從四人到一衙門。那老爺烏紗袍帶，端坐公堂之上，二人跟定桂選，二人先入報少頃，聞堂上傳呼喚進桂選，牛平未入公門，心頭突突地跳。軍校指引到於堂簷之下，唱教跪拜。那中員全不答。

禮從容說道前日所付之物我已便宜借用使俾得  
官相還有日決不相負但新任缺錢使用知汝囊中  
尚有一千可速借我一并送還說罷即命先前四卒  
押到下處取銀回話如或不從仍押來受罪決不輕  
貸桂選被隸卒催勒只得將銀交付去訖收怒而不  
敢言明日債主因桂生功名不就執了文契取索原  
銀桂選沒奈何特地差人回家變產得二千餘加利  
償還桂選受了這場屈氣沒告訴處羞回故里又見  
尤滑稽乘馬張蓋前呼後擁眼紅心熱忍耐不過狠  
一聲不是他就是我往鐵匠店裏打下一把三尖利



刀藏於懷中，等五更初，日五鼓入朝，刺殺了他，便償命也。出了這口悶氣，事不開心，心開心者亂，打點做這節非常的事。夜裏就睡不着了，看見月光射窗，只道天明，慌忙起身，聽得禁中鼓纔三下，復身回來，坐以待旦，又推了一個更次，心中按納不住，持刀飛奔，尤滑稽家來，其門尚閉，旁有一竇，自己立腳不住，不覺兩手據地，鑽入竇中。堂上燈燭輝煌，一老翁據案而坐，認得是施濟模樣，自覺羞慚，又被施公看見，不及躲避，欲與拱揖，手又伏地，不能起，只得爬向膝前，搖尾而言，向承看，頓感激不忘。前日今郎遠來，因一時

兩個媳婦和女兒都守在床邊啼啼哭哭見了員外  
不暇施禮叫公的、叫爹的、亂做一堆、都道快來看視  
桂遷纔叫得一聲大娘、只見渾家在枕上、忽然倒插  
幾眼、直視其夫、道、父親如何、今日方回、桂遷知諸語  
急叫大娘、魁驪、我在此、女兒媳婦都來叫喚、那病者  
睜目垂淚、說、父親、我是你大兒子、桂高被、万俟總管  
家打死、好苦呵、桂遷驚問其故、又嗚嗚咽咽的哭道  
往事休題了、冥王以我家負施氏之恩、父親曾有犬  
馬之誓、我兄弟兩個同母親於明日往施家投於犬  
胎、一產三犬、二雄者、我兄弟二人、其雌犬背有肉瘤

者即母親也。父親因陽壽未終當在明年八月中亦托生施家做大，以踐前誓。惟妹子與施還緣分合爲夫婦，獨免此難耳。桂兒言與夢合，毛骨悚然，方欲再問，氣已絕了。舉家哀慟，一面差人治辦後事。桂員外細叩女兒二兒致死及毋病緣由，女兒答道：自爹赴京後，二哥出外闖賭，日費不貲，私下將田庄陸續爲與。萬俟總管府中止收半價，一月前病癆瘵身死。大哥不知賣田之情，往東庄取租，遇萬俟府中家人與他爭競，被他毒打一頓，登時嘔血，接回數日亦死。孀親向聞爹在京中爲人誑騙，終日憂鬱，又見兩位哥

哥相繼而亡，痛傷難盡，望爹不歸，釀成寒熱之症。二  
日前痘發於背，遂昏迷不省人事，遍請醫人看治，俱  
說難救。天幸爹回送了母親之終，桂遷聞言，痛如刀  
割，延請僧衆，作九晝夜功德，拔罪救苦，家人連日疲  
倦，遺失火燭，厯屋樓房燒做一片白地，三口棺材盡  
爲灰燼，不曾剩一塊板頭。桂遷與二媳一女，僅以身  
免，叫天號地，喚祖呼宗，哭得眼紅喉啞，昏絕數次，正  
是

從前作過事

沒興一齊來

常言道：瘦駱駝強似象，桂員外今日雖然顛沛，還有

些餘房利產變賣得金銀若干，念二媳少年難守，送回娘家，聽其改嫁。童婢或送或賣，止帶一房男女，自隨。兩個養娘服事女兒，喚了船隻，直至姑蘇，欲與施子續其姻好，兼有所贈。想施子如此赤貧，突然未娶，但不知漂流何所。且到彼舊居，一問便知船到吳趨坊河下桂遷先上，峴到施家門首，一看只見煥然一新。比往日更自齊整，心中有疑。這房子不知賣與何宅，收拾得恁般華美。問鄰舍家舊時施小舍人，今在何處。鄰舍道：「大宅裏不是，又問道：「他這幾年家事如何？」鄰舍將施母已故，及賣房變藏，並未述了一遍。如

今日喜娶得支參政家小姐才德兼全甚合治家夫  
妻好不和順家道日隆比老言兒在日更不同了桂  
遷聽說又喜又驚又羞又悔欲待把女兒與他他已  
有妻子欲待不與又難以贖罪欲待進取又恐怕他  
不理若不進取又求見無辭躊躇再四乃作高於閭  
門尋相識李梅軒托其通信願將女送施爲側室梅  
軒道此事未可造次當引足下相見了小舍人然後  
徐議之明日李翁同桂遷造於施門李先入述桂生  
家難并達悔過求見之情施還不允李翁再三相勸  
施還念李翁是父輩之交被央不過勉強接見桂生

羞慚滿面流汗沾衣俯首請罪施還問到此何事李翁代答道一來拜奠令先堂二來求釋罪於門下施還冷笑道謝固不必奠亦不勞李翁道古人云禮至不爭桂先兒好意拜奠休得固辭施還不得已命蒼頭開了祠堂桂遷陳設祭禮下拜方畢忽然有三隻黑犬從宅內出來環遶桂遷銜衣號叫若有所言其一大背上果有肉瘤隱起乃孫大嫂轉生條二犬乃其子也桂遷思憶前夢及渾家病中之言輪迴果報雖然不真哭倒在地施還不知變犬之事但見其哀切以爲懊悔前非不覺感動乃徯奠留款詞氣稍和

桂遷見施子舊憾釋然遂以往日曾與小女約好  
言施還即變色入內不復出來桂遷返寓所與女  
談三犬之異父子悲慟

早知今日都成犬

却悔當初不做人

次日桂遷拉李翁再往施還托病不出一連去候四  
次終不相見桂遷計窮只得請李翁到寓將京中所  
夢及渾家病中之言始末備述就喚女兒出來相見  
了指道此女自出痘時便與施氏有約如今悔之無  
及然冥數已定吾豈敢違况我妻男並喪無家可奔  
倘得收吾女爲婢妾吾身雜童僕終身力作以免犬



報吾願畢矣說罷涕淚交下李翁憐憫其情述於施  
還勸之甚力施還道我昔貧困時仗岳父周旋畢則  
後又賴吾妻綜理家政吾安能負之更娶他人乎且  
吾母懷恨身亡此吾之仇家也若與爲姻眷九泉之  
下何以慰吾母此事斷不可題起李翁道今岳翁詩  
禮世家令聞必開內則以情告之想無難色况此女  
賢孝昨聞祠堂三犬之異徹夜悲啼思以身贖母罪  
取過門來又是令聞一幫手令先堂泉下聞之必然  
歡喜古人不念舊惡絕人不欲已甚郎君試與令岳  
翁商之施還方欲再却忽支叅政自內而出道賢婿

不必固辭吾已備細聞之矣此美事吾女亦已樂從  
即煩李翁作伐可也言未畢支氏已收拾金珠幣帛  
之類教丫鬟養娘送出以爲聘資李翁傳命說合擇  
日過門當初桂生欺負施家不肯應承親事誰知如  
今不爲妻反爲妾雖是女孩兒命薄也是桂生欺心  
的現報分明是

周郎妙計高天下

賠了夫人又折兵

那桂女性格溫柔能得支氏的歡喜一妻一妾甚說  
得着桂遷盤囊所有造佛堂三間朝夕佞佛持齋養  
三犬於佛堂之內桂女又每夜燒香爲母兄懺悔如

此年餘忽夢母兄來辭幸仗佛力已脫離罪業矣早起桂老來報夜來三大一時俱死桂女脫替埋買地葬之至今閭門城外有三大塚桂老踰年竟無恙乃持齋悔罪之力却說施還虧妻妾主持家事專意讀書鄉榜高中桂老相伴至京適值尤滑稽爲親軍指揮使受賂枉法被言官所劾拿送法司究問途過桂遷悲慟伏地自陳昔年欺誑之罪其妻子跟隨於後向桂老叩頭求助桂遷慈心忽動身邊帶有數金悉以相贈尤生叩謝道今生無及待來生爲犬馬相報桂老嘆息而去後聞尤生受刑不過竟死於獄中桂

遷世信善惡果報分毫不爽堅心辨道是年施還及  
第爲官妻妾隨任各生二子桂遷養老於施家至今  
施文二姓子孫蕃衍爲東吳名族有詩爲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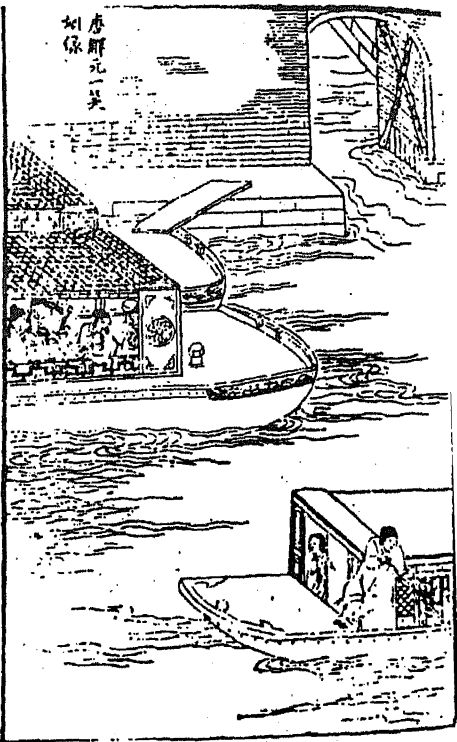
桂遷悔過身無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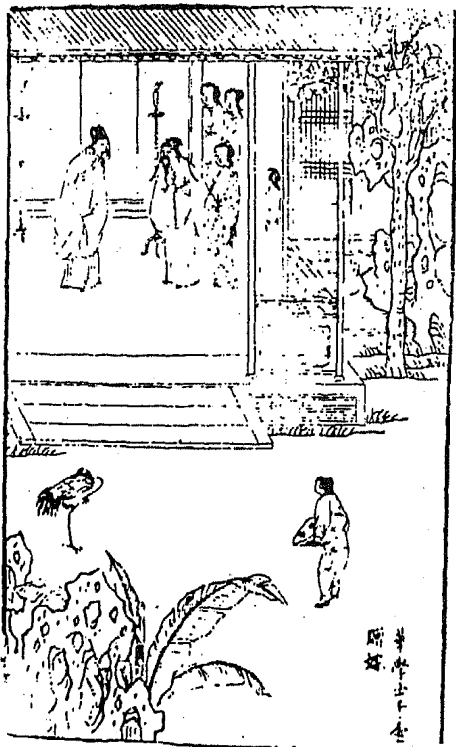
施濟行仁嗣果昌

奉勸世人行好事

皇天不佑負心郎

唐解元一笑  
如保





華  
下  
全

第二十六卷

唐解元一笑姻緣

三通鼓角四更雞

日色高升月色低

時序秋冬又春夏

舟車南北復東西

鏡中次第人顏老

世上參差事不齊

若向其間尋穩便

一壺濁酒一餐齏

這八句詩乃吳中一個才子所作那才子姓唐名寅  
字伯虎聰明蓋地學問包天書畫音樂無有不通詞  
賦詩文一揮便就爲人放浪不羈有輕世傲物之志  
生于蘇郡家住吳趨做秀才時曾效連珠體做花月

吟十餘首，句句中有花有月，如長空影動花迎，月清院人歸，月伴花雲，破月窺花好處，夜深花影月明，字字句句爲人稱頌。本府太守曹鳳兒之深愛其才，值宗師科考，曹公以才名特薦，那宗師姓方名誌，鄞縣人，最不喜歡古文辭，聞唐寅恃才豪放，不修小節，正要坐名黜治，却得曹公一力保救，雖然免禍，却不放他科舉。直至臨場，曹公再三苦求，附一名於遺才之末，是科遂中了。解元伯虎會試至京，文名益著，公卿皆折節下交，以識面爲榮。有程詹事典試，頗開私徑，賣題恐人議論，欲訪一才名素著者，馮翰官廨服衆心得。



唐寅甚喜許以會元伯虎性素高潔不肯與人  
說今年我定做會元了衆人已聞程詹事有私又忌  
伯虎之才開傳主司不公言官風聞動本聖旨不許  
程詹事開卷與唐寅俱下詔獄問革伯虎還鄉絕意  
功名益放浪詩酒人都稱爲唐解元得悟解元詩文  
字畫片紙尺幅如獲重寶其中惟畫尤其得意平日  
心中喜怒哀樂都寓之于丹青每一畫出必以重價  
購之有言志詩一絕爲證

不鍊金丹不坐禪

不爲商賈不耕田

閒來寫幅丹青賣

不使人間作紫錢

本說蘇州六門封盤昏關婁齊那六門中只有閘門  
敢盛乃舟車輻輳之所真箇是

翠袖三千撈上下

黃金百萬水東西

五更市販何曾絕

四遠方言總不齊

唐解元一日坐在閘門遊船之上就有許多斯文中  
人慕名來拜出扇求其字畫解元畫了幾筆水墨寫  
了幾首絕句那間風而至者其來愈多解元不耐煩  
命童子且把大杯斟酒來解元倚窗獨酌忽見有畫  
舫從傍播過舫中珠翠奪目內有一青衣小鬟眉目  
秀艷體態綽約舒頭船外注視解元掩口而笑須臾

船過解元神，蕩魂搖問舟子，可認得去的那隻船？舟人答言：此船乃無錫華學士府眷也。解元欲尾其後，恁呼小艇不至，心中如有所失，正要教童子去覓船，只見城中一隻船兒，搖將出來，他也不管那船有載沒載，把手相招，亂呼亂喊，那船漸漸至近，解元一人走出船頭，叫聲伯虎，你要到何處去？這般要緊，元打一看，暗不是別人，却是好友王雅宜，便道：要緊，各奔遠來朋友，故此要緊，這的船往那裡去？雅宜道：弟同兩個舍親到茅山去進香，數日方回，解元道：我也要到茅山進香，正沒有人同去，如今只得要趁

便了雅宜道：「凡若要快去，快些回家收拾，第泊船在此相候。」解元道：「就去罷了。」又回家做什麼？雅宜道：「香燭之類，也要備的。」解元道：「到那里去買罷。」遂打發童子回去，也不別這些求詩畫的朋友，徑跳過船來，與船中朋友叙了禮，連呼快些開船。舟子知是唐解元，不敢怠慢，卽忙撐蒿，搖櫓，行不多時，望見這隻畫舫就在前面。解元分付船上隨着大船而行。衆人不知其故，只得依他。次日到了無錫，見畫舫搖進城裡。解元道：「到了這里，若不取惠山泉，也就俗了。」叫船家移舟去惠山，取了水，原到此處停泊。明日早行，我們到城

程略走一走就來下船。舟子答應，自去解元回。三四人登岸進了城，到那熱鬧的所在，撇了眾人，獨自一個去尋那畫舫，却又不認得路徑，東行西走，並不見些踪影。走了一回，穿出一條大街上來，忽聽得呼喝之聲，解元立住脚看時，只見十來個僕人前引一乘煖轎，自東而來。女從如雲，自古道有緣千里能相會，那女從之中間門所見青衣小鬟正在其內，解元心中歡喜，遠遠相隨，直到一座大門樓下，女使出迎，一擁而入，詢之傷人，說是華學士府，適纔轎中乃夫人也。解元得了實信，問路出城，恰好船上取了水。

纔到少頃，王雅宜等也來了，問解元那里去了，教我  
們尋得，不耐煩，解元道不知怎的一擠就擠散了，又  
不認得路徑，問了半日，方能到此，並不題起此事。至  
夜半，忽于夢中狂呼如魔魅之狀，眾人皆驚喚醒，問  
之，解元道：適夢中見一金甲神人，持金杵擊我，責我  
進香不虔，我叩頭哀乞，願齋戒一月，隻身至山謝罪。  
天明，汝等開船自去，吾且暫回，不得回時，矣。雅宜等  
信以為真，至天明恰好，有一隻小船來到，說是蘇州  
去的，解元別了眾人，跳上小船，行不多時，推說道：志  
了東西，還要轉去，袖中摸幾文錢，賞了舟子，奮然登

庫到一飯店，辦下舊衣破帽，將衣巾揀訖，如磨溝之狀，走至華府典舖內，以典錢爲由，與主管相見，卑詞下氣，問主管道：「小子姓康，名宜，吳縣人氏，頗善書畫，因欲投一大家充書辦之役，未知府上用得否？倘收用時，不敢忘恩，因于袖中取出綉裙數行，與主管觀看。主管看那字寫得甚是端楷可愛，答道：「待我請問進府稟過老爺，明日你來討回話。」是晚，主管果然將字樣稟知學士，學士看了，誇道：「寫得好，不似俗人之筆。」明日可喚來見我，次早解元便到典中，主管引進解

凡拜見了學士，學士見其儀表不俗，問過了姓名，住  
處，又問曾讀甚麼，解元道曾考過幾遍，童生不得進  
學，經書還都記得。學士問是何經，解元雖習尚書，其  
實五經俱通的。曉得學士習周易，就答應道：易經學  
士大喜道：我書房中寫帖的不缺，可送公子處作伴。  
頃間他要多少，身價解元道：身價不敢領，只要求些  
衣服穿待後，老爺中意時賞一房好媳婦足矣。學士  
更喜，就叫主管子典中尋幾件隨身衣服，與他換了。  
改名華安，送至書館。見了公子，公子教華安抄寫文  
字，文字中有字句不妥的，華安私加改竄。公子見他



改得好，大驚道：你原來通文理，幾時於下書本？  
安道從來不曾曠學，但爲貧所迫耳。公子大喜，將自  
已口課教他，改削華安筆不停，探真有點鐵成金，千  
段有時題義疑難，華安就與公子講解。若公子做不  
出時，華安就通篇代筆。先生見公子學問驟進，向主  
人誇獎。學士討近作看了，搖頭道：此非孺子所及，若  
非抄寫，必是倩人。呼公子詰問其由，公子不敢隱瞞，  
說道：曾經華安改竄。學士大驚，喚華安到來出題面  
試。華安不假思索，援筆立就，手捧所作呈上。學士見  
其手腕如子，但左手有枝指，閱其文詞，意象美，字復

精工，愈加歡喜。道你時藝如此想，古作亦可觀也。片  
留內書房掌書記，一應往來書劄，授之以意，輒令代  
筆。煩簡曲當學士，從未嘗增減一字。寵信日深，賞賜  
比衆人加厚。華安時買酒食，與書房諸童子共享，無  
不欲喜。因而潛訪前所見青衣小鬟，其名秋香，乃夫  
人貼身伏侍。頃刻不離者，計無所出，乃因春碁賦黃  
鸞調以自嘆。

風雨送春，綠杜鵑愁。花亂飛，青苔滿院，朱門閉，孤  
燈半。香孤衾半，軟蕭蕭，影沈沈。淚濕憶歸期，相思  
未了，春夢遶天涯。

學士一日偶到華安房中見辭問之詞知安所  
加稱獎但以爲壯年鰥處不無感傷初不意其有所  
屬意也適典中主管病故學士令華安暫攝其事日  
徐山納謹慎毫忽無私學士欲遂用爲主管嫌其孤  
身無室難以重托乃與夫人商議呼媒婆欲爲娶婦  
華安將銀三兩送與媒婆央他稟知夫人說華安家  
老爺夫人提拔復爲置室思同天地但恐外面小家  
之女不習裡面規矩倘得於侍兒中擇一人見配此  
華安之願也媒婆依言稟知夫人夫人對學士說下  
學士道如此誠爲兩便但華安初來時不領身價原

指望一房好媳婦今日又做了府中得力之人倘然所配未中其意難保其無他志也不若喚他到中堂將許多丫鬘聽其自擇夫人點頭道是當晚夫人坐於中堂燈燭輝煌將丫鬘二十餘人各盛飾裝扮排列兩邊恰似一班仙女簇擁着王母娘娘在瑤池之上夫人傳命喚華安華安進了中堂拜見了夫人夫人道老爺說你小心得用欲賞你一房妻小這幾個粗婢中任你自擇叫老姆姆携燭下去照他一照華安就燭光之下看了一回雖然儘有標致的那青衣小鬟不在其內華安立於前邊嘿然無語夫人叫老

姆姆你去問華安那一個中你的意就配與你平安  
只不開言夫人心中不樂叫華安你好大眼孔難道  
我這些丫頭就没個中你意的華安道復夫人華安  
蒙夫人賜配又許華安自擇這是曠古隆恩粉身難  
報只是夫人隨身侍婢還來不齊既蒙恩典願得盡  
觀夫人笑道你敢是疑我有吝嗇之意也罷房中那  
四個一發喚出來與他看看滿他的心願原來那回  
個是有執事的叫做

春媚

夏清

秋香

冬瑞

春媚掌首飾脂粉夏清掌香爐茶竈秋香掌四時衣

服冬瑞掌酒果食品家老姆姆傳夫人之命將四  
個喚出來那四個不及更衣隨身粧束秋香依舊青  
衣老姆姆引出中堂站立夫人背後堂中蠟炬光明  
如畫華安早已看見了管日丰安宛然在目還不曾  
認得那老姆姆知趣先來問道可看中了誰華安心  
中明曉得是秋香不敢說破只將手指道若得穿青  
這一位小娘子足遂生平夫人回顧秋香微微而笑  
叫華安且山去華安回典舖中一喜一懼喜者機會  
甚好懼者未曾上手惟恐不成偶見月明如晝獨步  
徘徊吟詩一首

徙倚無聊夜臥遲

綠楊風靜烏桕秋

難將心事和人說

說與青天明月知

次日夫人向學士說了，另收拾一所潔淨房室，其床帳家火無物不備，又合家童僕奉承，他是新主管，擔東送西擺，得一室之中，錦片相似，擇了吉日，學士和夫人主婚，華安與秋香中堂，雙拜鼓樂，引至新房，合卺成婚，男歡女悅，自不必說。夜半秋香向華安道：「與君頗面善，何處曾相會？」來華安道：「小娘子，自去思想。」又過了幾日，秋香忽問華安道：「向日開門遊船中，看見的可就是你？」華安笑道：「是也。」秋香道：「若然，君非下

賤之輩何故屈身于此華安道吾爲小娘子傍舟一  
笑不能忘情所以從權相就秋香道妾嘗見諸少年  
擁君出素扇紛求書畫君一蹙不理倚窓酌酒券若  
無人妾知君非凡品故一笑耳華安道女子家能於  
流俗中識名士誠紅拂綠綺之流也秋香道此後於  
南門街上似又會一次華安笑道好科害眼瞞果然  
果然秋香道你既非下流實是甚麼樣人可將其姓  
名告我華安道我乃蘇州唐解元也與你三生有緣  
得諧所願今夜既然說破不可久留欲與你圍諧老  
之策你肯隨我去否秋香道解元爲賤妾之故不借



辱千金之軀，妾豈敢不性命？且從華安，次日將帳目細細開了一本簿子，又將房中衣服首飾，以及帳器，皿另開一帳，又將各人所贈之物，亦開一帳，纖毫不取，共是三宗帳目，鎖在一個護書袋內，其鑰匙卽掛在鎖上，又於壁間題詩一首。

擬向華陽洞裡遊

行踪端爲可人留

願隨紅拂同高踏

敢向朱家惜下流

好事已成誰索笑

屈身今日尚含羞

主人若問真名姓

只在康宣兩字頭

是夜僱了一隻小船，泊於河下，黃昏人靜，將房門封

鎖回秋香下船連夜投蘇州去了。天曉家人見庫安房門封鎖，奔告學士。學士教打開看時，床帳什物一毫不動，護書內帳口開，戔明白學士沉思莫測其故。擡頭一看，忽見壁上有一詩八句，讀了一遍，想此人原名不是康宜，又不知甚麼意。故來府中住許多時，若是不良之人，財上又分毫不苟，又不知那秋香如何就肯隨他逃走。如今兩口兒又不知逃在那里。我棄此一婢，亦有何難。只要明白了這樁事迹，便叫家童喚捕人來，出信賞錢，各處緝獲康宜秋香，杳無影嚮。過了年餘，學士也放過一過，心一日學士到蘇州。

拜容從閤門經過家童看見書坊中有一秀才三  
親看其貌酷似華安左手亦有枝指報與學士知  
學士不信分付此童再去看個詳細并訪其人名姓  
家僮覆身到書坊中那秀才又和着一個同輩說話  
剛下階頭家童乖巧悄悄隨之那兩個轉灣向渡口  
門下船去了僕從相隨共有四五人背後察其形相  
分明與華安無二只是不敢唐突家童回轉書坊問  
店主適來在此看書的是什麼人店主道是唐伯廂  
解元相公今日是文衡山相公舟中請酒去了家童  
道方纔同去的那一位可就是文相公麼店主道那

是說被山也都是。一般名士家童一一記了。回復了。華學士學士大驚。想道。久聞唐伯虎放達不羈。難道華安就是他。明日專往拜謁。便知是否。次日寫了名帖。特到吳趨坊拜唐解元。解元慌忙出迎。分賓而坐。學士再三審視。果自華安。及捧茶。又見手白如玉。左有枝指。意欲問之。難於開口。茶罷。解元請學士書房中小坐。學士有疑未決。亦不肖輕別。遂同至書房。見其擺設齊整。噴噴歎羨。少停酒。至賓主對酌。多時。學士開言道。貴縣有個康宣其人。讀書不遇。甚通文墨。先生識其人否。解元唯唯。學士又道。此人去歲曾

書於舍下改名華安先在小兒館中件讀後不  
書房管書柬後又在小典中爲主管因他無室殺他  
於賤婢中自擇他擇得秋香成親數日後夫婦俱逃  
房中日用之物一無所取竟不知其何故學生曾差  
人到貴處察訪並無其人先生可略知風聲麼解元  
又唯唯學士見他不明白只是胡答應忍耐不任  
只得又說道此人形容頗肖先生模樣左手亦有杖  
指不知何故解元又唯唯少頃解元暫起身入內學  
士看卓上書籍見書內有紙一幅題詩八句讀之  
卽壁上之詩也解元出來學士執詩問道這八句詩

乃華安所作此字亦華安之筆如何有在草處必有緣故願先生一言以決學生之疑解元道容少停奉告學士心中愈悶道先生見教過了學生還坐不然即告辭矣解元道稟復不難求老先生再用幾杯薄酒學士又喫了數盃解元巨觥奉勸學士已半酣道酒已過分不能領矣學生倦倦請教止欲剖習中之疑並無他念解元道請用一筋粗飯飯後獻茶看看天晚童子點燭到來學士愈疑只得起身告辭解元道請老先生暫那費事當次所疑命童子秉燭前引解元陪學士隨後其入後堂一室中燈燭輝煌

呼新娘來，只見兩個丫鬟伏侍一位小娘子，輕移蓮步，而出珠珞重遮，不露嬌面。學士惶悚退避，解元一把扯住衣袖道：「此小妾也，通家長者，合當拜見，不必避嫌。」鬟鋪鴉小娘子，向上便拜。學士還禮，不迭。解元將學士抱住，不要他還禮拜了。四拜，學士只還得兩儀揖，甚不過意。拜罷，解元携小娘子，近學士之旁，帶笑問道：「老先生請認一認，方纔說學生頗似，尊安不識此女，亦似秋香否？」學士熟視大笑，慌忙作揖，連稱得罪。解元道：「還該是學生告罪。」二人再至書房，解元命重整杯盤，洗盞更酌酒。中學士復叩其詳，解元

將閭門舟中相遇始末細說一遍各各撫掌大笑學士道今日即不敢以記室相待少不得行子婿之禮解元道若要甥舅相行恐又費丈人推奩耳二人復大笑是夜盡歡而別學士回到舟中將袖中詩句置於卓上反覆玩味首聯道擬向華陽洞裡遊是說有茅山進香之行了行踪端爲可人留分明爲中途遇了秋香擔閣住了第二聯願隨紅拂同高蹈敢向朱家惜下流他屈身投靠便有相挈而逃之意第三聯好事已成誰索笑屈身今去尚含羞道兩句明白未聯主人若問真名姓只在康宣兩字頭康字與唐字



頭一般宜字與寅字頭無二是影着唐寅二字耳不能推詳耳他此舉雖似情癡然封還衣飾一無所取乃禮義之人不在名士風流也學士回家將這段新聞向夫人說了夫人亦駭然於是厚具裝奩約值千金差當家老姆姆押送唐解元家從此兩家遂爲親戚往來不絕至今吳中把此事傳作風流話柄有唐解元焚香默坐歌自述一生心事最做得好歌曰

焚香嘿坐自省已

口裡喃喃想心裡

心中有甚害人謀

口中有甚欺心語

何人能把口應心

孝弟忠信從此始

其餘小德或出入  
頭插花枝手把杯  
食色性也古人言  
及至心中與口中  
隲爲不善陽掩之  
請坐且聽吾語汝  
死見閻君面不慚

焉能磨涅吾行止  
聽罷歌童看舞女  
今人乃以爲之耻  
多少欺人没天理  
則何益矣徒勞耳  
凡人有生必有死  
才是堂堂好男子